

似水流年

灯影里的母亲

翁舟梁

前不久，偶遇一件老物件——那是一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必备的美孚灯。长葫芦状的玻璃罩薄如蝉翼，被四只铁爪牢牢箍住；下方是带托脚的玻璃瓶灯座，锃亮的金属灯头里嵌着一根长条灯芯，一端露在灯头外，一端探入灯座的油箱里，静静等待着煤油的滋养。灯座上还留着几抹深浅不一的划痕，像是岁月镌刻下的斑驳印记。

睹物思人，我的双眼渐渐模糊，思念如潮水般涌来，想起了我那去世将近一年的母亲。她是那样勤劳质朴、贤惠宽厚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曾撑起了我们一家人的岁月清欢。

我的母亲是个做布鞋的好手，婚鞋、寿鞋、小孩的虎头鞋、绵软的松筋鞋，还有小脚老太穿的“三寸金莲”，她都会做。母亲的针线活，是出了名的精巧细致，纳出的鞋底针脚细密如鱼鳞，鞋帮走线工整不跑偏，既合脚又耐穿，再加上她要价亲民，四邻八乡的乡亲都慕名而来，送来各色布料和鞋底，请母亲帮忙做鞋。我们姐弟几个脚上的布鞋，更是清一色出自母亲之手，鞋面绣着简单的花草纹样，鞋底纳着密密的线纹，穿着格外舒服暖和，走在村里的小路上，心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。

我们一家五口，挤在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祖传东厢房里。屋子被一分为二，前半间摆着两张木板床，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；后半间垒着灶台，是烟熏火燎的厨房。五口人吃饭，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摆不下。

骨子里不服输的母亲，硬是不肯向穷日子低头。白天，她跟着生产队下地挣工分，回家喂猪、洗衣、做饭，忙得脚不沾地；到了晚上，她点亮那盏美孚灯，搬出藏在箱底的手艺——16岁那年，母亲曾拜姑妈为师学做布鞋，原本需要学满一年的营生，心灵手巧的她仅用半年就出师了。这门手艺，成了母亲为家庭分忧的希望火种。

晚饭过后，母亲早早收拾好碗筷，从棉床底下搬出一只旧板箱，里面装满各式各样的鞋楦、磨得发亮的刮刀、沉甸甸的手椎和榔头。她将那盏美孚灯小心翼翼地放在方桌上，拧开灯头，挑起灯芯，划亮一根火柴，橘黄色的火苗便“噗”地一声蹿了出来，晕开一圈昏黄的光晕，将母亲的身影拉得长长的，投在斑驳的墙壁上。

母亲做鞋的工序，细致得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她先用刮刀，沿着塑料底、橡胶底或是厚实的汽车底边缘，斜着开出一圈浅浅的凹槽——这样缝鞋底的棉线就能嵌进槽里，不会直接与地面摩擦，鞋子自然也更耐穿。

紧接着，母亲双膝夹住鞋底与鞋面的连接处，右手握紧那根磨得光滑的锥子，手腕猛地一旋，只听“扑哧”一声，锥子便穿透了厚厚的鞋底。她迅速翻转锥子，用顶端的小钩子钩住提前穿好的棉线，轻轻一拉，棉线便听话地穿过孔洞。随后，母亲的两个大拇指紧紧缠住棉线两端，腰腹微微发力，朝着反方向使劲一扯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鞋面与鞋底便紧紧地贴合在了一起，不留一丝缝隙……钻洞、钩线、拉紧，这样的动作，做一双鞋就要重复上百次。

母亲替人做鞋，从没有半分敷衍。哪怕是坚硬如石的千层底、汽车底，她也从不推辞，接过布料便埋头苦干，一锥子一锥子地慢慢琢磨，非要做出一双结实耐穿的好鞋才肯交货。一双鞋缝好，她还要往鞋里塞上同型号的鞋楦定

型——这鞋楦是制鞋的核心模具，用坚硬的老木料制成，形状和人脚的轮廓分毫不差。鞋面套在鞋楦上反复拉伸、定型，干燥两三天后再取出鞋楦，这样一双有型有样、合脚舒服的布鞋，才算真正大功告成。

母亲做鞋到午夜是常事，遇上乡亲们着急要鞋的日子，她甚至要熬上一整夜。

“半夜里，阿拉常被你母亲‘梆梆’的敲击声惊醒……”如今96岁高龄的小奶奶，说起母亲开夜工的往事，眼角总会泛起泪光。她说：“你母亲啊，是个实打实的勤快人。那时候我半夜醒来，透过窗户，总能看见你家的灯亮着，她就坐在灯下，一针一线地做鞋，影子印在墙上，一动也不动。”

是啊，母亲的一生，从未怨天尤人，也从未苛责过谁。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她的脊梁，却从未磨灭她眼里的光。那份对生活的热忱与希望，照亮了我们一家人的漫漫岁月。

在亲戚邻居、单位同事的帮衬下，在生产队的支持下，那年的春夏季，三间崭新的平房终于拔地而起。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房间，墙上贴着喜欢的年画，窗外是随风摇曳的梧桐。可新房建成后，为了早日偿还欠下的债务，母亲反而更拼了。她的身影，依旧夜夜守在煤油灯下。

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劳作，终究拖垮了母亲硬朗的身体。年轻时，她给小脚祖母挑番薯时不慎扭伤了腰，从此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；中年时，坐骨神经痛如鬼魅般缠了她半生；到了晚年，更是百病缠身，曾经挺直的腰杆变得佝偻，每走一步都疼得皱眉，日夜难安。

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，像一截挂在老家屋后石墙上的枯藤，伴着秋风里的落叶，一点点地变老、凋零。

“林间滴酒空垂泪，不见丁宁嘱早归。”如今，母亲早已化作家乡后山的一抔黄土，长眠在青山绿水之间。可童年那盏昏黄煤油灯下，母亲低头做鞋的背影，那份坚韧质朴的品格，那份无私慈爱的精神，那双布满老茧却始终温暖的手，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融进了我的血脉，成为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温暖印记。



心灵隽语

捞叶的船工

刘少令



一叶独木舟，趁着薄雾，穿破晨曦，慢悠悠地漂浮在定海古城外的护城河上。昂首眺望，云烟缭绕，水天相连。

河面上碧波荡漾，小鱼时而欢跳出水面，时而在水中翻滚。一只白鹭拍着翅膀，从高空俯冲而下，轻点水面，又扬长而去。修长的杨柳枝伸着贪婪的脖子，似要与水中生物相吻，或戏弄河中的小鱼，品尝那挂满枝头的露珠。

片片枯叶在水面上漂移。辛勤的船工驾驶着小舟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在河面划来驶去，打捞四季落下的枯叶，不时为河面“洗脸”“粉刷”。他就像城市这部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亦是祖国秀丽画卷中不可或缺的环保卫士。

每逢我晨跑经过定海的护城河边，总习惯扶着围栏久久观望，呼吸河面带来的清新空气，还有隐隐的润泽清香。我时常望着船工那熟悉的捞叶姿态出神——只见他轻盈地登上岸边的小舟，长长的捞杆左一杆右一杆地撑离河岸，小舟忽左忽右，缓缓向前。他手持网杆，将河面上漂着的枯叶、烟蒂一片片捞上小舟。小舟过处，河面清洁如初，澄澈如镜。

这时，我想起国画大师——经大师点染之处，美景幅幅呈现；又想起名医的妙手——巧手施治之后，病毒一扫而光。我的思绪开始驰骋：正是有这些城市环境“清道夫”，让千岛之城越来越美，也让大好河山在此春日处处展新颜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我家的晚报缘

余亚清

《舟山晚报》在1996年新年创刊。这一年，我家在报社附近开了一家医疗诊所。这一年，不少人下海经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成了有钱人。但也有国企下岗工人。有一天，我瞧见一位中学女同学，她头戴红帽，身着红衣，骑着自行车，风一样从我们诊所门口经过。后来我细观之，发现她几乎每天风雨无阻地送报、订报，于是我喊住她，给我们诊所也订了一份《舟山晚报》。

《舟山晚报》内容十分丰富，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和各种精神食粮，打开了我的眼界。每天抽空看晚报成了我的习惯。

2010年，《舟山晚报》策划的“每周一山”活动组织前往岱山磨心山，我欣然报名参加。磨心山上，绿茶铺满山坡，亭台楼阁古色古香，极目远眺，海天辽阔，蓝天白云，美不胜收。

2012年，我留意到《舟山晚报》发布了医务人才招聘信息，马上告诉正在私立医院打工的女儿，她立马报了名。不久参加了考试，经过自己的努力，考上了事业编制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。为此我们一家人非常欣喜，对《舟山晚报》充满感激。喜欢文学的我，也开始给报社投稿，前后发表了二十几篇文章。

《舟山晚报》深得舟山人民的喜爱，更是退休老人爱看的报纸。我记得父母单位曾经有一位老领导，退休后，他家一直订《舟山晚报》，也一直坚持每周给我父母家送《舟山晚报》，一周的报纸被他卷成整齐的一卷，他说，都是他看过的。父亲总是笑容满面地用双手接过，用天台话道着感谢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戴上老花镜，把报纸在写字台上展开，一张张认真地看完。老领导每周送一次《舟山晚报》给我父亲，直到高龄走不动为止。

我至今记得他的样子，个子不高，善良热情，饱满的额头下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山东人。